

闲闲书室读书记

林夕著

煮雨文丛 II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
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闲书室读书记 / 林夕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2

(煮雨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495-0895-2

I. 闲… II. 林… III. 古籍研究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982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635 mm × 965 mm 1/16

印张: 16.125 字数: 226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本书所收的是谈古书赏鉴、收藏和阅读的文章。由于写作时间和场合不同，内容是杂拌儿，文体也不统一，这里说一说它们的写作背景。

回想起来，从小就喜欢读书，加上有点收藏癖，屈指一算，跟古书已经有六十多年的缘分了。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初识，六七十年代“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离恨，到八十年代末与书再续前缘，已是沧桑阅尽，甘苦备尝。而就在这时，海内兴起收藏之热，古书也开始受到青睐。朋友们看我常逛书店，以为老马识途，叫我说说古书的事情。扬之水道兄敕命撰稿，这就是二十年前《读书》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的由来。接着周晶先生编《藏书家》，不弃下走，就写了几篇文章，或谈书市的沧海桑田，或谈古书的鉴赏和收藏，不外乎个人的点滴经验和体会。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线装古书买卖之门还是半遮半掩，没有正式打开，买书的只是少数几个圈内人士。那时古书还是阅读之物，不是资财，更不是珍宝，售价也低。当时写稿是业余弄笔，从读书笔记中随手选几段札记，说说有意思的事情，引导爱书的年轻朋友体会一下古书的阅读和赏鉴之乐。仅此而已，还不是放言开讲藏书的事情。

然而很快，古书进入拍卖会，市场打开了。书价也扶摇而起，大家开始知道旧本古书不仅仅是书，还可以是很大的一头子钱了，甚至很大很大。之前，古书的赏鉴纯属学术问题；之后，就是经济问题了。也不知怎么那么巧，我对明寒山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版刻流变和原翻之别的探索，是给《读书》的最后一篇稿子，后来的详稿给了《藏书家》，这两个出版物的名称恰好说明了古书在神州大陆的地位有怎样的变化。

随着古书大量涌向拍卖会，有更多的爱书人投入古书的交易和收藏之中，也有更多的朋友垂顾问难。我根据个人的经历、见闻和观点，对古书的市场、价格和收藏取向作了一些介绍。毋庸讳言，我是从读书人的角度看藏书。我永远不要忘记前辈学者的教导，评价一部书不能不考虑它能不能写进目录，垂之久远。一部藏书昭示于众，跟身上穿的一件衣服一样，显示一个人的品格和趣味。书，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化含量，这是传统藏书家，哪怕仅仅是赏鉴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也正是那个时期，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做起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后来则更多地从事国家古籍方面的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开始拾起年轻时的旧业，从业余和随喜到正式，重理古书目录版本之学。之前写文章本意是想从剥茧抽丝的论文笔调中走出来散散心，过过写散文的瘾，随便谈谈，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也还有点奢望，想激发大家爱书、读书、藏书的热情，让曾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特有瑰丽奇光异彩的藏书活动续写辉煌。这时还没写几篇，就逐渐还我书生的本来面目，一本正经地谈论有关古书版本的事情，以钻牛角尖为乐，休闲的轻松意味没有了。朋友们偶然还会提起《读书》上的散文，回首往事，物非时迁，我则只有怀旧的惆怅了。

这本集子选收的是比较轻松的文章，不外乎根据自己跟书打交道的经历，谈谈古书市场的古往今来，古书鉴赏和收藏的趋向，古书的版本题记和研究心得，等等。历年跟词集打交道，今从积稿《历代词集题记》中选录了几篇文章。往年给《新世纪万有文库》写了几篇出版前言，这里选收四篇。

已经发表的文章注明出处，未刊稿间或注明写作时间。匆匆哀辑成集，文体驳杂，未能通读复校，备感歉然。注明录自旧稿者，内容可略予增补，补充书影，但论点不改。必要时，加上“补注”或“今按”。

不能不说明，旧作早的发表已近二十年，如今时过境迁，所述情势可能已有所不同，甚至大有不同，今亦未作订补。明显的事实是，古书价格近二十年已经百倍千倍地腾飞，而收藏的热点也在不断地变化，然而关于这些问题的叙

述一律没有更新改写。这是“读书记”，是个人读书、阅市随时记下的一点想法，出发点是“读书”，不是“时报”，不是报道时尚新闻。

书海无涯，见闻有限。漫然涉笔，疏漏孔多。大雅不弃，伏望指教。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目 录

卷 一

- 003 寒窗青灯五十年 不可一日无此君
017 读书和藏书
029 古书市场今昔
041 古书价格漫谈

卷 二

- 053 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版本之谜
061 沉湮已久的《同事摄诗集》
069 从《宋词三百首》的版本说起
079 《清代版本图录》读后
089 《近代词人手札墨迹》读后
095 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卷 三

- 109 梦窗词甲乙丙丁稿
111 弹指词
117 玉壶山房词选
121 花间集
125 梅苑
127 花庵词选

129	宋四家词选
131	词辨
133	篋中词
137	艺蘅馆词选
139	汲古阁未刻词
143	绝妙好词
157	绝妙好词笺

卷 四

173	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倡和诗馀
183	书林清话
187	书目丛刊
197	精选古今诗馀醉

卷 五

201	明刻本漫话
221	清刻本漫话
241	“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 ——说初印本
247	“独惜斯文留半卷” ——说残书

卷 一

寒窗青灯五十年 不可一日无此君

从消遣开始

回想跟书结识，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病床上躺了一年半，不能下地，百无聊赖，只有看书消遣时光。住院期间看的是小人书，只记得一位长者随身带着一本社会小说，被我留下来看了几天，书名好像叫“双枪”什么的。后来长年累月看的是《西游记》，精装一册，最后把书皮都看没了，现在所知道的孙悟空的故事都还是那时候留下的记忆。

病好以后，经常到租书铺看武打小人书，小人书看得差不多了，接上了武侠小说。上初中看了一些侦探小说，租书铺取缔，从此也就不再看消遣的书了。

为武侠小说辩护

上学时作文成绩还是不错的，可是说来惭愧，那点语文水平一多半还是武侠小说的底子——直到今天，一说“独善其身”这句话，还会想起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新传》。家里不让看武侠小说，只能像打游击一样跟家长周旋。在外面一边走路一边看，不知道要把一条马路走上几个来回才能看完一本书。在家里藏在被子里看，躲在小黑屋里点着蜡烛看，结果一上初中就戴上了眼镜。

切身的体会，孩子看课外书真不应该管得太严。看他爱看的书，不用督促就能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不爱看的书倒胃口，弄不好搞出“厌食症”，什么书都不看了。禁止武侠小说也没有道理，我看过的一些武侠小说都提倡行侠仗义，惩恶劝善，潜移默化地熏陶读者，有助于匡正世道人心。我讨厌《韩非

子》，一半是因为他强调什么“侠以武犯禁”，难道人们不应该有侠义精神吗？——附说一句，不能忘记“上天有好生之德”，现代一些武侠小说一言不合就拔刀伤人，不管是不是十恶不赦，书里还着力为他们的血腥和残忍找辙，哪怕现实中的人物真是这么善恶不分家，宣扬这种道德观念也不敢苟同。

《离骚》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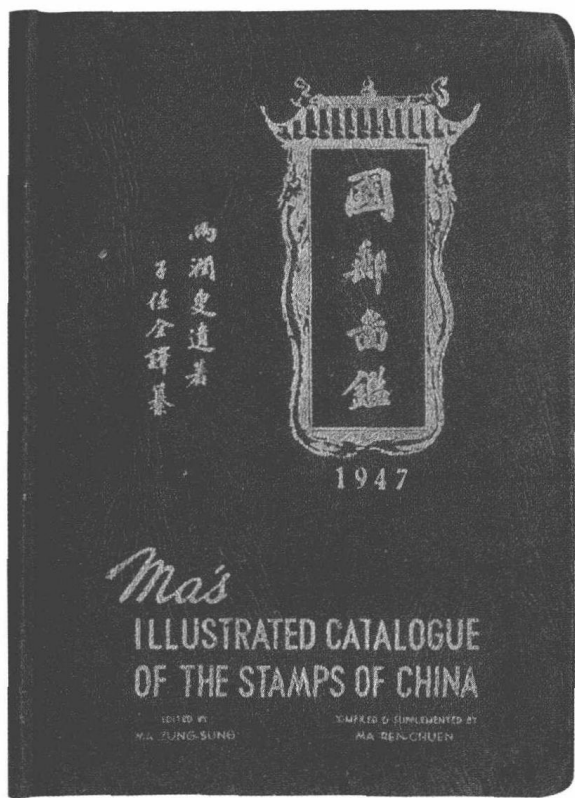
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历史书，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创作了最长的诗篇《离骚》，天生的性格喜欢“最”，缠着父亲要看这首诗。父亲拿来《四部丛刊》本王逸的《楚辞章句》，诗没有看下去，但是书名叶背面的“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明翻宋本影印”几个字却打动了幼年的心弦。

“明翻宋本”，多么诱人啊，自己有这样的书该多好啊！不料正是这一念打开了心扉，种下了让我高兴让我忧的古书情结。当然事情不能都归因于一本书，没有收藏的癖好，没有天意的安排，也不会义无反顾地跟书结缘。

集邮和马氏《国邮图鉴》

上初中时，不知怎么知道有集邮这回事，开始整天跑邮票社。跟爱集邮的同学不同，不光买邮票，还买了好多集邮书刊。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从书刊上知道1947年出版的马氏《国邮图鉴》是著录清代和民国票最详尽的权威著作。又是“最”作怪，开始向往这本书。此书当初是作者自己包办排版、印刷、发售，印数很少，编号发行，只在圈内流通，市面早已绝迹。即使出重金，也无处征求，一个穷学生哪里敢存非分之想？

说来也巧，1957年天津有几家邮票社合并，原先一家有一本留作参考，现在多出一本，标价十元出售。对五十年代的中学生，十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最低生活费一个人一个月才八块钱。这本书放在天津劝业场东亚邮票社的



马氏国邮图鉴 一九四七年上海马氏排印本

玻璃柜台里，我看了它馋涎欲滴，每次去必在柜台前流连一番。偶然也请他们拿出来看看，听他们讲这本书已经如何难得，这还是上级部门要求他们卖一本。踌躇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是忍不住诱惑，从家里偷偷拿钱买了下来。到手以后，视如珍宝，尽管事后遭遇忧患，不再集邮，而且在“文革”初起时，自己积攒的民国票也已付之一炬，但是这本《国邮图鉴》还是秘藏起来，没舍得

烧。而且此后见到这本书必要买下，成了特藏，好像是纪念初恋的情人。

集邮看邮书，好像不足为奇，但是我没有想到，此生竟是注定干什么都是以书为师。此后几十年中间，在人生之路上事事都要自力更生，无师无友，只有书忠诚地伴我踽踽独行。

从词集入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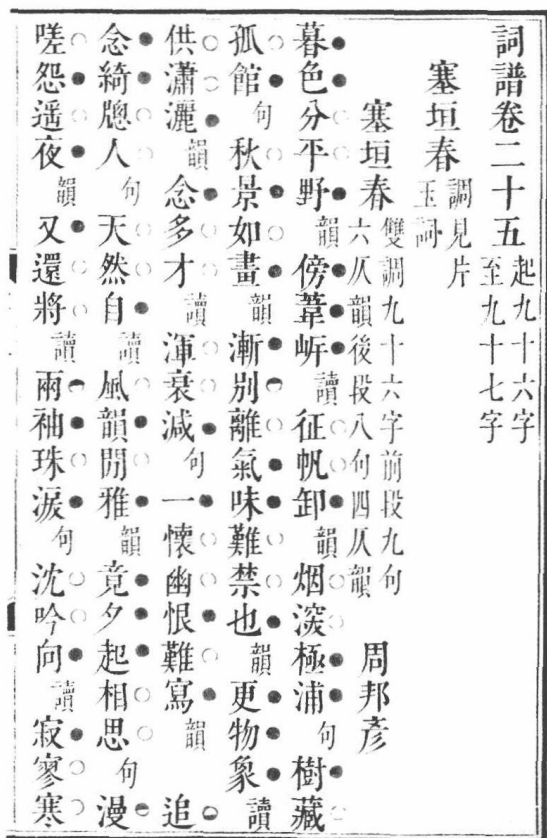
五十年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当时新编语文教材分为《汉语》和《文学》两册。《文学》课本从《诗经》开始，按照文学史顺序选材，中间有宋代

辛弃疾的两首词。从整齐的诗句开始接触这种长短句形式很觉新颖，再加上任课教师苏春先生喜欢诗词，有时吟诵他创作的诗篇，对学生很有感染力，不觉喜欢上了古典诗歌。

词讲究“填”，有严格的格式。从书中知道《钦定词谱》收词调最多，是“最”字号的书。当时天津古籍书店就摆着一部影印本，标价二十元。照例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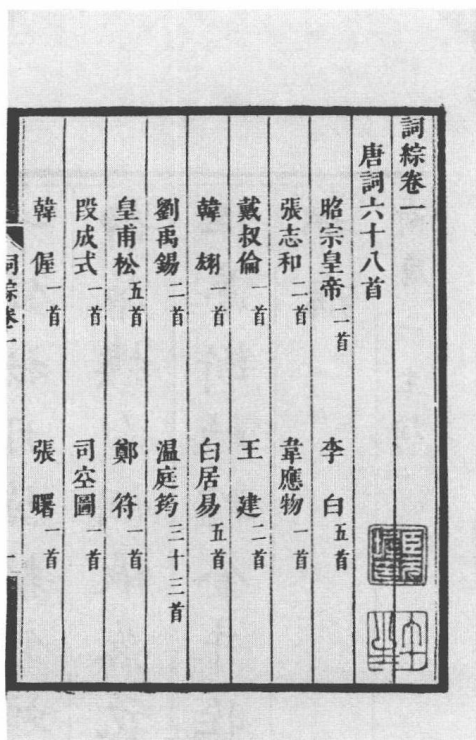
次去都要看一看，但是每一次都只能望望然而去之。中华书局铅印杜文澜校订本《词律》便宜，花几块钱买来看，发现其中词文靠不住，有许多需要订正的地方。初生牛犊不怕虎，买不起《词谱》，妄想动手把《词律》好好校订一番。

订谱要先校词，校词要有词集，这就开启了收集词集之门，不料越陷越深，一步一步走上了中国古文献的无归之路。我的体会，收书也像抽大烟一样，一旦走上这条路，没有超人的克制，很难自拔。中学还没读完突然病倒，十来年离群索居的日子，除了数学和音乐，倒



有一半消磨在词集和古书之中。

天津古籍书店词集不多，有限的几本大都买了下来。当时有一部《词综》，里面有朱墨评点，天头有“苍虬评本，所谓浓墨大圈”的话。看到标价四十元，为之震惊，没有多看。过了些日子，调价为五元。因为书品不好，没有在意。后来想看看，却已售去。当时对古书没有经验，不知道名人批点的价值，现在想来，或许应该买下。跟古书打交道，没有经验和阅历，多么好的书也会对面不相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



词综 清康熙刻初印本

函件纷飞为书忙

天津古籍书店的书不能满足需要，五十年代末开始求购于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还记得急欲买《彊村丛书》，北京有一部，要价四十元。卖了一大包书，凑足了钱，写信请他们代查有无缺叶，准备购买。不料回信说缺了几叶，还有虫蛀，修补后要九十元，只好罢手。不过在中国书店邮购到赵万里先生影印的《南唐二主词》，仅仅花了三角，还是很高兴的。看看现在中国书店竟标价五百元，真有隔世之感了。

三天两头给上海古籍书店邮购部写信，每次都要开出长长的几页书单，几乎毫无所得。记得有一次回信写道“以前问过的书以后不要再问了”，可见当

南唐二主詞

明譚爾進抑之校

應天長

後主書云先皇墨跡在晁公留家

一鈎初月臨粧鏡
 蟬鬢鳳釵慵不整
 重簾靜層樓迥惆悵
 落花風不定
 桺堤芳艸
 徑夢斷轆轤金井
 眊夜更闌酒醒春愁過
 却病

南唐二主詞

一

时求书的心情有多么迫切，把人家都问烦了。几年过去，买到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不过所得的名家批校《四印斋所刻词》之类倒也值得一说。

《词学季刊》的花絮

有趣的是1963年买龙榆生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上海旧书店开始回信说没有，后来说有几册，每册三元。此刊早就渴望一读，零册也不在乎。但是当时是六十年代，买民国时期的报刊需要单位开介绍信，而我索居独处，跟外界没有联系，要介绍信可把我难住了。

多亏中学同窗好友赵叔先生闻讯援手，他当时在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



词学季刊 民国二十二年上海民智书局排印本

师范大学)中文系，高才饱学，一边读书，一边著述，是特殊人物，跟系里一说，就开来一张证明。上面写着“我系赵叔确实需要《词学季刊》”云云，虽只便条大小，却有公章。寄去就管用，回信说已经配齐全份十一册，要三十六元。我大喜过望，把款寄去，收到了沉甸甸的十一册刊物。打开包一看，发票抬头赫然写着“赵叔确同志”，看了直发愣：分明是“赵叔同志”，怎么把下文的“确”连上，变成“赵叔确同志”了？莫非书店觉得名字挺怪，不知道他